

70后作家访谈

人性中总有些什么躲在蒙昧的角落耽害着我们,如果一切都条分缕析,我们可能会避免许多鲜明的痛苦,同时我们也将丧失许多隐秘的欢乐。文学正是在捕捉这些未明之事上才具有着优势。

弋舟:顽强地重建垮掉的生活

■本报记者 舒晋瑜

读弋舟的文字,感觉他像飘摇在大海里的小船。城市生活的幽暗或明亮,孤独或迷茫,交织在他的笔下,如进入一片混沌的世界。但他分明又是目光坚定指向清晰。

“读弋舟的小说,我既嫉妒又哀伤。我完全不知道他将把人物带向何方,或隐约知道人物去向何方,却不晓得以何种姿态摆渡。但无论他将崎零者逼迫向哪里,我都知道,绝不是那个叫‘天堂’的神祇,而弋舟在小说里对小说技艺和小说语言近乎苛刻的追求和实验,既带有某种完美主义者的悲凉,也带有某种先锋者的慨然从容。”同为70后小说家,张楚的阅读感受应该更为准确。他说,这个叫弋舟的忧伤的小说家,是个真正骄傲的男人。

同为70后作家的梁鸿对弋舟的解读也深得我心。她说,弋舟在不断建构的同时,也在拆毁,甚至建构就是拆毁。世界如此灿烂,但又危机四伏。盛开就是颓败,沉默即是说话,它们辩证于同一事物的内部。弋舟的小说,贯穿着对人的本质意义的追寻,他的人物多在观念世界里游荡。可是,当任何事情都被放置于观念层面,而非肉身的层面来审视,这个世界必将是虚无且焦虑的。《等深》里面的那个父亲的莫名失踪和想要报复的少年,不单单是生活层面的失望和颓废,也是面对一个混乱时代的回答方式;《而黑夜已至》和《所有路的尽头》都有失踪,都有对生命内部和自身精神的无限追问和怀疑,他小说中的所有人物身上都带着疑问……这样的写作者,他不热爱生活,或者,他太热爱生活,因为他不想妥协。

之所以借助作家们的话,是因为我合上弋舟的书时,对自己的阅读理解产生了某种怀疑。我读懂弋舟了吗?他文字背后的精神和隐喻,我们

读懂了吗?也许,恰恰怀疑,需要再次借助评论家的点评,帮助我们接近真实的弋舟。

评论家孟繁华所说:“他置身于我们这个信仰、信念、精神困境时代的纵深处,以深怀忧患的目光打捞并结构出有重要文学价值的作品且直指人心。因此,弋舟既是一位属于过去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属于未来的作家。”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你的作品,每一部都要写一句献词?《刘向东》献给母亲,《平行》献给父亲,《雪人为什么融化》献给姐姐……在《丙申故事集》中,你甚至“再一次永远地献给妈妈”。这些虚构的故事,和血脉相连的亲缘之间,有何关联?

弋舟:这的确是一个小说家的“私情”。但我想理解起来也不会特别的困难。毕竟,我们还是赋予了写作之事某种崇高感的,将崇高的事物奉献给亲人,既表达了我自己对亲人的爱,同时也敦促我在写作的时候“自我确认崇高”。我觉得可能后者更重要一些,一旦想象我的写作要交由亲自来检验,我的笔至少就不会过于散漫和懈怠吧。我所说的“交由”,并不是说一定会让他们读,更多的意思是那种精神的托付。写《丙申故事集》的时候,我妈妈已经离世,事实上,她也无法读到了。

中华读书报:《丙申故事集》和《雪人为什么融化》整体感觉似乎一脉相承。感情没有归宿的主人公,乱伦或违背常情的情爱……城市是幽暗的萎靡的,时代也是混沌没有方向的。我很想了解你在写作中的精神状态?

弋舟:一个作家肯定有着自己毕生相承的“一脉”。但你给出的这些描述还是令我有些震惊。如果我的小说就是描述着如此的景象,我必须

反省自己的失败。因为,那不是我想在文学中提供给世界的,甚至,它都有违我的信仰和我的文学观。作家与他的作品之间,可能会有神秘地相互投射,但是还好吧,我觉得我在写这些作品的时候精神状态至少和常人没有太大的差别,忧虑着一个常人应当忧虑的,喜悦着一个常人应当喜悦的。如果阅读我的作品只给你带来了一些观感,我愿意相信,那不是出于你的误读,而是我的写作能力与我的写作目的没有能够一致。我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中华读书报:谢谢你接受我并非准确的阅读感受。我以为作为同时代读者,能够更为深切地体会你的作品——可能我读得不够多,理解不够全面。比如在小说《雪人为什么融化》中,网友调侃因丈夫出轨,产生报复心理,和潘希只在网上聊了三次就“鬼混”。这样的女人,却在后来潘希否认认识的情况下找黑社会的哥哥“捍卫尊严”——阅读时难免怀疑故事的合理性。当然也可能是作为女性读者的一种误读认识。小说家对于故事的构思,在其逻辑严密性上是如何考虑的?

弋舟:是,“同时代人”的阅读最为重要,我不是特别赞同那种“写给未来读者”的远大抱负。作为一个专业的读者,你对我的作品迅速达成的印象,一定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它们的某些特质,对此,我一定会认真对待。既然令你产生对于“合理性”的疑问,那么这个小说一定是有所欠缺的。所谓“小说的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要结合着小说的具体文本展开讨论。譬如,在《变形记》里我们不会质疑卡夫卡将人变成虫子的合理性,但《雪人为什么融化》这篇小说基本上是以“写实性”的方法来写的,那么,我就得接受你“写实

性”的质疑。现在看,它的说服力的确不是那么充分。小说家必须尊重故事的逻辑严密性,这也许都成为小说创作的第一律令。可能更多的分歧,在于每个人对“逻辑严密性”的认识有所不同。有的人将镜子里的事物当做现实的投射,有的人只当它是泡影。但无论如何,一个作品应当经得起挑剔,乃至“狭隘”的审视,即使这很难做到,就像我们无从满足所有人的审美一样,但至少应当成为一个小说家用力的方向。

中华读书报:《凡心已炽》刻画了一个为了男人或者说了为爱情不断挪用公款,从而走上不归路的女人阿莫。阿莫为什么成为这样的女人?男人有多大的魅力使她在深渊里越滑越深,我没有在小说中找到答案。至于那几个享受过阿莫公款的男人,小说中没有过多地描写,副教授只问过一句“你哪里来的这么多钱?”,阿莫一句“偷的”就一笔带过,不了了之。能谈谈这个故事吗?纯属虚构时难免怀疑故事的合理性。当然也可能是作为女性读者的一种误读认识。小说家对于故事的构思,在其逻辑严密性上是如何考虑的?

弋舟:这个故事完全是虚构的。没有过多描写写男人,也许是因为这篇小说我原本就只想描述阿莫这个女人。当然,她是在男人的映衬下才成为了小说中的那个她,但她并不依赖男人来完成自己在小说里的命运走向。阿莫的悲伤,也许就在于她自己不知道自己被什么所驱动。我们要承认,人性中总有些什么躲在蒙昧的角落耽害着我们,如果一切都被条分缕析,我们可能会避免许多鲜明的痛苦,但是我想,同时我们也将丧失许多隐秘的欢乐的。我觉得,文学正是在捕捉这些未明之事上才具有着优势。同样,这些说辞最终只能落实到小说里去被人检验,你觉出了遗憾,就表明这个小说留下了遗憾。

中华读书报:很多读者都发现,《我们的踟蹰》中有一个“眼”,就是来自《汉乐府·陌上桑》里面的“踟蹰”,“踟蹰”这个姿态重新成为现代人爱情姿态的一种象征,小说中的三个人都在“踟蹰”,都拿不定自己是不是真爱。这是否也是你对于现代男女之情的认识?

弋舟:是的,这部小说直接被那首古诗所驱动。我们的汉语真的很大,早早地就为我们提供了准确描述复杂世界的词语。我挺反对用作品来套作家,但我也接受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作家的观念。但是有个常识依然还是需要重温:小说不等于小说家。“对现代男女之情的认识”,是一个过于宏观的打量,社会学也许更有把握的能力,而一个小说家,可能更多的时候是在捕捉光影。

中华读书报:《刘向东》是一部被评论反复阐述的作品,但是你自己评价并不是很高?为什么?是否你对自我期许太高?

弋舟:老实说,我对自己所有的作品评价都不是很高。这可能也是作家们的常态吧,就像我们很难举出例子,有哪位作家对自己的作品“评价很高”。我想,这可能还不仅是因为谦逊,也是因为,好的作家内心总会存在着一个难以言明的尺度,他知道自己与标高的距离。自我期许高一些也不是坏事,而且,我认为好的作家还是应当对自己的期许高一些,尽管,我的自我期许可能也不是很高。

中华读书报:“我梦见了金斯伯格/他向我讲述垮掉的生活”这句来自娜夜的诗,我倒觉得可以理解你讲述故事的基调:垮掉的生活。如果你能对笔下的生活做个概述,你会怎么写?

读这一本随笔集,看出作者对民国遗风的呼应。这大概也可窥见他的文学与学术之梦,在远去的韶光里,有爱羞于斯,以此抵抗日益粗鄙的文风,也有生命中不能缺少的快慰。

《书林清欢》:京派之风今犹在

■孙郁

《书林清欢》为唐元明先生的精心之作,除了读书偶得,还有诸多记人记事之文。出版之前,得以先睹为快,对于其精神底色有了诸多了解。全书语言自然、素朴,又多逸趣,陶情笔墨间,见出作者明达的见识。

我认识唐先生是在《胡适全集》的学术讨论会上,地点是在北大,那一次来了许多人,谈话间溢出相近的趣味。此后很快有了一些交往。现在算起来,也有十几年的光景了吧。印象里唐先生有一点旧文人气,书法和钟书都有功夫,自然也喜谈文史,钟情旧迹。但他的恋旧,却无儒生陈腐之气,“五四”的忧患感也深藏其间,所以说是往来于新旧之间的人。

那些年他策划了许多书,最用心的大概是学术文化类的。《胡适全集》《台静农论文集》《黄裳作品集》《钱穆学术思想史》《当代学者

自选文库》等名家名作,都有他的心血。我猜想那些著作的编辑,也与自己的写作兴趣相近的。

安徽是个出学者的地方,近代以来,桐城派的遗风且不说,仅陈独秀、胡适、台静农、朱光潜等人,就给了我们不了的话题。唐元明先生的精神衔接在这个故土的深处,且又上溯晚明,在空阔的领域辗转自己的思想。晚清文化后来分化出不同路径,新旧之间,惟学董派保留了士大夫遗风,又兼有西学韵致。这个路径的一切,后来受到重创,文风不得流转甚久。八十年代后,京派文化得以延续,深深吸引唐元明,读这一本随笔集,看出他对民国遗风的呼应。这大概也可窥见他的文学与学术之梦,在远去的韶光里,有爱羞于斯,以此抵抗日益粗鄙的文风,也有生命中不能缺少的快慰。

现代以来,因为战乱之故,文

化饱受创伤,淹没了本有的个人意识和精神独思,这在唐元明看来都是不小的损失。他沉浸在那些曾被遮蔽的风景里,既有补课的意味,也是追梦的选择。文人者也,倘不能广泛摄取人间思想,在学识与趣味间自翦己身,便也可能沦为思想的传声筒。我觉得在审美方面,京派的许多遗存都回响在他的世界里。苦雨斋间性灵之音,暗藏其间。唐元明对于学识与诗意兼得者垂青有加,俞平伯、废名、沈启无、冰心这些知堂弟子唤起了某种幽思,这一切,乃今天文坛不易见到的所在,他心里喜爱这些,由此进入历史的深处。那些远离时风的文字,也成了他信仰里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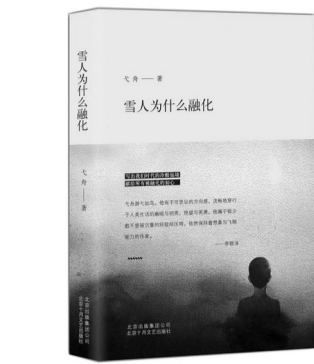
我们的作者是个追踪学术根脉的人。自幼便染有儒风,“家族中尚有崇文敬儒的传统”,“文革”厄运使其深感读书的重要,后来的职业选择看出自己的喜好。我从

其文章里感到,不喜时髦之书,厌恶浅薄之作,于前人的厚重之文中得不小的自在。这和京派的许多学人有些心灵的相通,趣味与爱好间散出知人论世的文气。

唐元明的文章属于书话体,不都是宏阔之论,长的不显张扬,短的都恰到好处。文行于旷达之处,止于平静之所,多少有点无拘无束、怡然不倦的古风。这既来自书本的暗示,亦有读者的收获。他造访过的前辈学者张中行、黄裳、舒芜、吴小如、袁行需诸人,都是好的文章家。沿着这些文人的体例,找到了明代与晚清的文学话语,诗、词、学、史、掌故连为一体的时候,文章便有了诸多意思。以知堂的观点看,唐先生属于喜欢言志的文体人,对于载道的文字,有诸多隔膜。每每读到古人性灵小品,见其笔墨间的飘渺之思,便有欣然相识的冲动。他阅读张岱、废名、汪曾

祺,都有亲昵之感,好似进入清新疏朗之地。这些都不是文化的主流,但却可以校正文明里的旧病,那些远离道统的诗性,才是自己内心神往的所在。

随笔之体,千百年来进化缓慢。吕叔湘先生说:“从先秦以后到白话文学兴起以前,中间这一千多年里,散文文学是远远落后于韵文文学的。”中国的好文章,六朝是一个阶段,宋明也是发达的时候。“五四”有了新的变化,成就最高者,乃周氏兄弟。周氏兄弟风格不同,又形成两派,用汪曾祺的话说,诞生了峻峻与闲闲两条路径。作家懂得文章之道的不多,惟学者用心于此,可惜实践者寥寥,遂显得有些空谷足音,甚为孤独。唐元明写这类文,对于载道的文字,有诸多隔膜。每每读到古人性灵小品,见其笔墨间的飘渺之思,便有欣然相识的冲动。他阅读张岱、废名、汪曾



《雪人为什么融化》,弋舟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32.00元

弋舟:顽强地重建着的垮掉的生活。

中华读书报:《丙申故事集》是你对自己一年之内要创作几个故事的硬性指标?你是不是一个特别勤奋的作家?

弋舟:是一个硬指标。但那实在不能算是勤奋,许多前辈作家依旧保持着的旺盛的创造力,太令我们汗颜。事实上,给自己一个硬指标,也许恰恰是由于自己的不勤奋,于是才要用硬指标来矫正自己的懒惰。我可以给你透露一下,今年我的“硬指标”是写一本《丙申故事集》,这同样是出于我对自己懒惰的恐惧。

中华读书报:作为专业作家,必然会面临如何突破困境和如何保持叙述能力的强大及鲜活的考验。在这方面,你是如何做的?

弋舟:这是永恒的考验。而且我觉得这种考验也不是仅仅针对着一个专业作家,它可能针对所有的生命。我觉得,对文学的忠贞不渝,是应对这些考验的基本前提,就好像,对生命的珍惜敬重,才是我们不至涣散的根基。为此,我愿常怀警惕。



《书林清欢》,唐元明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35.00元

思为体,智性为根,便可往来古今之间,游走东西之界。这是“五四”好的传统,唐先生得之而又乐之,我们于此也可以分享一二。

章太炎先生以为,文化之事,其兴起多从民间开始,自下而上,才有可能繁荣起来。唐元明深味于此,想来他在自己的路上,总能唤来更多的同道。私以为会有更多的人回到自己的园地,深耕耕作,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由此也可以相信,周氏兄弟的文章之道,总能延伸下来,智者之音,有民间的传递,终究是不会衰亡的。



《飞行酿酒师》,铁凝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49.00元

原来她的家乡水土被污染,她的姐妹也是如此,似乎基因突变的疯长。阿元开始恐惧,她吃了很多布谷从家乡带来的所谓“原生态食品”。在赶走布谷后,阿元每天都要量身高,惊恐地担心自己会受到影响。

十二篇小说,十二张面孔,这些面孔下面,是赤裸裸的现实和不容忽视的人类困境。正如铁凝在序言中所说:“文学应当有力量惊醒生命的生机,弹拨沉睡在我们胸中尚未响起的琴弦;文学更应当有勇气凸显其照亮生命,敲打心扉,呵护美善,勘探世界的本分。”我们从这十二篇小说中,看到了她关照现实、关怀生命的文学追求。

十二篇小说,十二张面孔,从这些小说中,能看到作者关照现实、关怀生命的文学追求。

用文学惊醒生命的生机

■宋强

这是铁凝担任中国作协主席之后出版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短篇小说集。这部小说集共收入12篇小说,创作时间从2008年至2013年,在2008年至2017年之间陆续发表。这些作品保持了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关注人物心理的风格,都是从细微处着手,从某个社会切面进入,洞察时代社会变迁给不同阶层带来的心理变化。这些小说里有富人(《伊琳娜的礼帽》《飞行酿酒师》),也有穷人(《春风夜》),涉及的职业遍布社会各个阶层,有乡镇司机(《咳嗽天鹅》)、农村女性(《风度》)、医生(《内科诊室》)、工人(《1956年的债务》)、保姆、货车司机(《春夜》)、装修设计师、全职太太(《海姆立克急救》)、商人、酿酒师(《江湖骗子》《飞行酿酒师》)、逃婚者(《告别语》)、退休女性(《暮鼓》),相依为命的空巢老人(《火锅子》)。

如果要对这12篇小说进行分类,可以大致分为如下类别:一是描

写富人的空虚和失落;二是描写底层小人物的生活;三是在历史变迁中考察人物心理变化。

《飞行酿酒师》中的无名氏,虽然“说不上是富人,可你又断不能把他划归穷人”,为了赶时髦,他喜欢上品酒,他满心希望从酿酒师身上学到酿酒本领,却没想到酿酒师的兴趣全在向他兜售库利勒的葡萄酒;他对品酒师小司以贵宾相待,小司却只在乎吃的,对红酒的兴趣根本不大。这也是中国社会现阶段不同人物心理的真实描绘。在《伊琳娜的礼帽》中,都是刚离婚不久的“我”与表姐结伴同游俄罗斯,表姐在飞往俄罗斯的飞机上就开始了新的恋爱,“我”愤而离开,却在飞机上目睹了一个莫斯科新贵与一个带着孩子的伊琳娜之间的调情。飞机落地,调情结束,而女人的帽子却落在新贵手里,待新贵要送还帽子时,伊琳娜正在与丈夫拥抱,如果送还岂不将调情之事暴露?“我”此时当机立断夺过帽子,将帽子轻轻递到她的手中。目睹母亲与陌生男人调情全过程的伊琳娜的儿子,悄悄地暗示

“我”不要做声。而伊琳娜,将帽子戴到头上,将她与外界隔离,也将“调情”隔离。表姐、伊琳娜其实是“我”的另一面,凡俗的生活需要激情,但激情也是对秩序的破坏,进而伤害无辜的人。这篇小说让我想起张爱玲的《封锁》。不同的是,《封锁》是“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伊琳娜的礼帽》则是在国际航班上的梦。

关注底层一直是铁凝创作的基本点,最让我感动的是《春风夜》。在富人家做保姆的俞小荷,与跑运输的老公王大学半年没见面,好不容易王大学路过北京,见了几次澡的俞小荷满心盼望着能拥有一个激情之夜,而大都市却给他们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服务员问俞小荷要身份证,俞小荷没有带。无奈,二人在服务员的“监督”下,在屋里说了一宿话,二人的“春风夜”就这样在身体的压抑中度过。《咳嗽天鹅》是一篇让人心痛的小说,曾在部队给首长当过司机,被首长女儿喜欢过的刘富,回到乡镇当了司机,娶了邈邈的富商,他再也忍不了众人背后的指责,自此后也没有向任何人借

过钱。这件事唤起的是困难状态下让人叹息的极度节俭,是对普通人表现出的坚韧不屈充满温情的感动,虽然他们过分的节俭有时显得那么可笑。而《火锅子》也是如此,八十多岁的老夫夫妇,一起走过多少风风雨雨,感情却愈老弥坚,当着保姆的面,他们也要手拉手坐在沙发上。他们的感情体现在细微处,他们处处都在为对方着想,那只虽然没有完全擦亮的铜火锅,凝聚着他们最初的爱恋,也凝聚着他们不变的感情。不论岁月如何变迁,普通人之间普通的情感是最让人感动的。

在这12部小说里,最为独特的是《七天》,这是一部有点科幻色彩,或者说有点超现实主义色彩的小说。但它处处反映的都是现实生活中人的困境。阿元随大嫂到中俄边境入住所谓提供“人体感应服务”的大酒店,但这“感应”服务有的地方管用,有的地方却一点反应都没有。她家里的保姆布谷也突然出现问题,本来矮小的个子蹭蹭地长,食量剧增,她的个子长得让人恐怖——